



后
三
国
铁
骑
行

张宏轩 / 著

文匯出版社

后三国
铁骑行

张宏轩 /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三国：铁骑行 / 张宏轩著. 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-7-5496-1225-3

I. ①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56722 号

后三国：铁骑行

著 者 / 张宏轩

责任编辑 / 卫 中

特约编辑 / 宋 毅

封面装帧 / 张 晋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220 千字

印 张 / 15.75

ISBN 978-7-5496-1225-3

定 价 / 30.00 元

目录

- 第一章 溟水鸣 (张碯) / 1
- 第二章 穹庐蒸 (谢朓) / 19
- 第三章 锡香散 (皮由) / 54
- 第四章 贤堂声 (张碯) / 93
- 第五章 金鼓鸣 (皮由) / 113
- 第六章 山欲动 (谢朓) / 146
- 第七章 荧惑升 (高昂) / 170
- 第八章 破云风 (张碯) / 199
- 第九章 葬晚钟 (皮由) / 222
- 参考文献 / 247

第一章 渼水鸣

永安三年(公元 530 年)正月十六。颍阴县城东北,东张村马房。

每次戴上兜鍪,那种沉重都像是要一直坠进心里。三斤二两,张碗抚摸头盔,指尖摩挲箭簇刮出的凹痕;二十七斤六两半,他低头检查披膊和系带,以及护住胸背的裨裆铁铠。蛀虫爱这件铁衣服爱得要命,它们用铁片遮阳,躺在麻绳上大嚼美味的皮革,多亏了他定时打理,铠甲才没变成仓房地上的那一摊红锈。但有些东西是怎么洗刷都去不掉的,例如又酸又腥的汗臭,以及藏在甲片间隙、来自不同主人的褐色血渍,自从第二次出阵归来,这些好朋友就缠上了张碗,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了。能聊以自慰的也就一件事情:他自己的血暂时还没加入进去。

这记录恐怕只能保持到今天了。张碗打个冷战,从马房老胡手里接过缰绳。“抓两把麦子备着。蚕豆也……蚕豆先不用整。”他吩咐道。

“犒赏可是少了。”老胡搔搔牝骐的耳根,表示怀疑:

“你这是骑出去打仗。好料便还备些罢?”

“不至于骑着冲阵。只是代几步路,它比打猎还轻

闲。”张碗紧紧笼头，装出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马儿大概会非常轻松，骑的人可得另说。“你少喝两口，留点心思干活。等回来说不定得刷洗一时辰。”

老胡呵呵笑了，露出排整齐牙口。他大概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笑话，连酒糟鼻都红了，但张碗知道自己是认真的。那帮货去年曾经烧掉更大的马厩，把小马驹连同爹娘一起烧个干干净净。那帮货也攻下过更大的坞堡和城市，蹄铁踩得大路咯吱响。张碗牵马走上村路，隔着棉鞋感受到地面的坑凹，然后，那帮货还会把遍地尸首当肉垫，赶着满载战利品的大车扬长而去。

阳光洒上夯土墙顶镶嵌的碎石，浑白而又虚弱，就像吝啬鬼不情不愿的施予。坞堡里头还是老样子，墙高六尺半，中间夹着的通路宽也是六尺半，还得被两边的排水沟占去一尺；碎砖、木板、石块，各种盖房的边角料掬在沟上权作遮挡，斑斑污渍让人看了就不愿意想出处。类似的道路还有大大小小几十条，拐弯多得数不清，足够让闯进来的敌兵抓瞎，而这也正是设计的目的。就是看着太难看，张碗舔舔虎牙，苦涩地想。他非常希望把堡子整个翻新一遍，从懂事起就一直有这念头，问题是最近十年没一天太平过，孔方兄必须另投他处，变成铠甲飞箭哗哗耗光。路窄，房也挤，而且配齐人字拱、瓦顶和飞檐的新房不过寥寥几所，鸱尾更是别想，*亚父说那逾制*，就没让采办。四周看看，基本都是没甚装饰的坡屋顶，从泥里支茏出的秸秆令人想起倒刺，从路面到墙面，全都又干又硬。

现在是新年过冬，桃符挂住各家的两侧门框哗哗响，村里的八百人全挤住在堡里。但路上没碰见几个。周势跟他的兄弟忙着搬腌菜石，马过去时只瞟了两眼。柰家小三冲他打了声招呼，就跟所有十二岁半大小子一样，对张碗的甲冑和长刀兴趣勃然。其他人大概还在睡觉，这不奇怪，直到昨天他们还在想尽办法闹腾，拉住正月十五的袖子就是不让走。有什么用呢？正月十六不还是来了？过完年，睡完回笼觉，都得安安生生开始干活，男人备好犁头，女人架起织机，小娃娃围着炉子烤蚕纸，一家人边聊天边忙得团团转，继续过平淡但却安静的日子。除非

他们注意到异常，比如坞堡少主带着整群部曲匆匆跑过村路，脸色憋得像去奔丧之类。

然后他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村外。张碗觉得太阳穴一阵跳动，急忙用劲保持住笑容，向擦身而过的出大汗礼点了个头。接着他们就会猜测墙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几句下来便要聊起近年来的兵燹，完了就是聚在邻长里长家，唉声叹气夹着懊恼，新年的好心情就此败光。张碗不想给他们添堵，所以半时辰前就命令弩手先行出村，在堡外等着和他会合。就让墙内众人随便评论张家少主顶盔贯甲的打扮，用类似“张二石头又烧屁股了”这样的消遣话尽量过嘴瘾吧。只要这些乡亲，能有个好心情准备春耕。

朝阳躲在云后，像是罩着灰色面纱，张碗呼出一口白雾，让景象变得更加朦胧。冬天的清晨寒冷刺脸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拿这个理由钻进热被窝。抬头望去，东门楼的哨兵正蜷缩在青旗下的一堆老羊皮里，阳光在铁盔上反射出点点珠白，发觉少主的视线，便轻磕枪柄示意。按照张碗排的班，他已经站了一个时辰的岗，并且还得再站一个时辰，靠着砖砌女墙孤单地警戒敌情。就当下而言，这活计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，然而一旦碰上去年那样的大仗，岗哨就会马上变成坞堡必不可少的一道屏障。待得那时，不但门楼上双岗，墙下还要布置悄无声息的潜伏哨，手持火把的游动哨也会把巡逻范围大大扩展，延伸到张碗正在通过的环堡壕沟之外。

蹄铁在板桥上敲出有节奏的嗒嗒声，听来清脆入耳。他习惯性地低头，看看深沟里的虎落，确认那些削尖烤硬的木桩一个不少。这些防御工事可半点不敢马虎，真要遇上围堡，沟里沟外还得安置拒马，再用缀满铁蒺藜的粗眼网连成天罗——地面也必须洒上那些泡金汁的扎人玩意，别嫌臭。麻烦是麻烦，可这些要都备好，外边的兵即便穿上厚底靴也迈不动脚，比如东边正站着的那四个——四个人？

“桃棒。”张碗快步走去，冲块头最大、下巴青得像生铁的那个兵喊道，“怎就你们几个？仕里其他人嘞？”

“府君说，有俺们足使！”姚桃棒同样是扯开嗓门喊，毕竟离了有三

丈多。

“四把弩。”张碗知道自己报数时嘴角在抬，索性抬得更高些。他搓弄几下缰绳，从左到右把部曲们重新检视一遍。昨天还跟他们凑堆舀馄饨，跟那个时候比，他们四个的变化大的令人难以置信：姚桃棒，这四肢粗壮方面阔口的老郡兵，右胳膊绑的兔皮护臂往上挪了整整一寸，总长度竟相当于两只蚂蚁臀角相连，着实不可小觑。高个周千，身材跟饿老雕似的瘦削有力，两只细长眼转着转着就会找个东西定睛细看——例如他那双缴获来的毛面皮靴，瞧那上头的折痕，什么时候从三条变五条了？刘茂，去年才从长社搬来的菜农，嘴边一圈黑胡子跟二十岁的年纪很不相称，两片厚嘴唇往日只要一张，三两句就拐到他的祖宗汉中山靖王，今天居然一直用手压住忍话不说，连左手食指的拉弦茧都从浅黄按成了姜红，早上吃甚坏东西了？站最边上的穆丰乐，那是自打侯官裁撤就跟了张家三十年的老部曲，从那时起就变得沉默寡言，今天却也变得通体新异，瞧那铁片盔的后沿，一块至少长了俩月、都有小指甲盖大的庞然巨锈居然打磨不见了，着实惊人。只有一个，一个小小的遗憾，他们为甚没有顺便长出八条新胳膊，再使个道法让三石强弩一次射出一出百支箭哩？“我找谢老公要一个什（10人小队），”坞堡少主总结道，“结果来的还没一个伍（5人小队）。”

“带你，可不，呃，正好五个。”刘茂慢吞吞地接腔。他眨眨凸眼珠子，把一个鼓囊囊的麻布袋随手递上。满满盛的都是山杏仁，怪不得这家伙指头那个颜色，而且还不咳嗽了。“你说着就跟那实话一样。”张碗抓把干果塞进嘴里，嘎嘣脆地嚼嚼咽下，决定闲聊到此为止：

“弩都备好了？簇换锥头没？”

“全换好嘞。”姚桃棒拔出支木羽弩箭，在护臂上蹭蹭，把尖的那端亮给张碗看。细长、锋利，颜色是能把眼神吸进去的黑灰，材料是反复锻打出的好钢，被这锥头射中，连羽林和宗子的明光铠都得一个透亮窟窿。要的就是这个，不管有多落魄白袍子就是白袍子，要对付陈庆之的手下，就得拿破重甲的好装备。

仪式还剩最后一项，训话。当然，部曲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或许

还能猜到接下来要说什么,但这种约定俗成的事要是不做,心里头也踏实不了。“白袍南兵去年干的事,不必我多说。”张碗让自己背对阳光、呼吸放缓,眼神和语气就像预料中那样渐趋严厉:

“放着不管,这帮货就会抢咱村的粮,杀咱村的人,烧咱村的房。跟我过去宰了他们,单路队!”

“喏!”

弩手们放开嗓门答话,把兵器高高举过头顶。这士气足够让人安心。走喽,希望能及时赶上。张碗轻拉缰绳,把坐骑拨去河堤方向。

一里地,说近不近,说远不远。路上没见着行人,因为村民都窝在墙里,外派巡逻的那个什则在目的地等援兵;道边也不见绿色,至少得再等一个月,立春什么时候能提前来一回哩?欠缺生气的冬天,欠缺生气的秃地,到土堤的一路上,他们唯一见到的活物就是一群——用一群也不太合适,准确说,是一只昂首挺脖的红头大白鹅,领着四只晕头晕脑、只知温顺前行的麻花鸭子西行回窝。这组合太巧了,像是在存心耍弄人,不过队伍倒是走的精神抖擞,擦肩而过时,连穆丰乐都斜眼瞅了一下。可能是感觉到了什么,那只大鹅也张开扁嘴,“嘎嘎”几声叫的是又自豪又嘹亮,红色脚蹼踩得土面啪啪直响。

等事忙完回去就找张柰,这老公,现在还不到放鸭子下河的时候。张碗搓着马鞭的羊骨头柄,心里如此盘算。被只鹅当小子看,着实高兴不起来,然而换个面想想,也能把这解释成好兆头。那边是五只,这边是五个,如果换个道士过来,肯定会说这预示着五个人都能平安回去,顺便再把塞翁那个典拽出来……

预兆、预示,释老都喜欢讲的东西,要真能管用那得省多少事,只可惜,最近几年一次没准过。鲁斯塔姆信的那个胡天,据说还能透过火焰直接传递信息哩,可他昨天晚上巡逻时打了一整夜的火把,也没从火苗里看见南兵要来。要是他派人传过来的话没错,那整件事应该是这样的:今天凌晨丑时末自寅时不到,老鲁带着同袍巡到溧水河边,发觉滩涂上有些古怪痕迹,力排众议判断为脚印,当即放狗去追,这才发觉那伙躲到水磨坊里避寒的白袍子。他没说进攻时战况如何,也没说是否

折损人手，只是报告把南兵赶出磨坊，逼到“上游第一个拐弯那边的芦苇丛里，一个也没让跑出来。”行嘞，白袍子一个都跑不出来，老鲁的人想必也一个都打不进去，没报人员损失意味着没人战死，但张碓相信肯定有人负伤。

难办。张碓吁了一声，把马停住。他的身后传来一阵响动，部曲们也在一个接一个依次站定。都是老兵，即便对军官的行动感到诧异也不会贸然开口，只管跟着行动便是。必须做决定了，已经到了河堤，翻过最后一段上坡就能看到南兵藏身的芦苇丛，而白袍子们同样也能看到他。要是有一个什，不说把对方吓尿裤子，至少也能让部分敌兵手滑口干，一个伍可做不到。

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孙武子这要求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想让敌人屈膝首先得让他们害怕，可这伙人不是寻常的私兵部曲，而是曾经跟随名将的精兵，没那么容易破胆。呸，“精兵强将”，去他的！张碓感到一阵牙痛，很不愉快地想起了去年从颍阴县境路过的契胡兵。精兵，精兵，有这名号的丘八，先不说本领如何，脾气必定臭不可闻。不管南边北边，不管主君何人，个个都是鼻孔长到印堂上，看见村人就像看见群蚂蚁，哼都懒得哼一声。哪怕都被刀扎进肚子了，精兵还是满脸的不甘心。张碓想起去年那两个抢劫不成反被村人砍翻在坟地的契胡斥候，冷笑。那俩凶货临死说的话还真有意思，“太原王必诛尔等全族！”，无故屠戮要用“夷”，连这都不知道，汉语必是师从山胡，而且他们那位太原王……张碓清楚地记得，他、亚父还有其他颍阴大人（此处“大人”指当地豪强）向尔朱荣献上缴获的元颍冕服时，那位秀容来的白肤胡将是怎么夸奖的：“颍川出忠臣”。

不过这忠臣说的是大魏的忠臣。对南梁的人来说，北朝的忠臣更加没法让他们看得起——等等，既然横竖没办法让他们看得起，那干脆反其道而行之，就让他们自大到底如何？

张碓拿定了主意。他左脚踏蹬，右腿一旋便翻下桥鞍。“北面，对，再偏西些。看见那段秃堤否？”他详细地为部曲指明方向，“你们先去堤顶趴着，瞄好苇丛。注意，莫露头。”

“趴着，不露头？”刘茂怀疑地蹭蹭胡子，居然开口问了话：

“那，白袍子岂不看不见咱？”

“然。莫叫白袍子发现。去那埋伏好，待敌兵冲出苇丛再发弩。懂否？”

刘茂懂了。不光是因为队主的话，更重要的是穆丰乐给他耳朵后面来的一下。姚桃棒碰碰前菜农的皮胸甲，俩人跟着老侯官快步走向埋伏点；周千慢悠悠地跟在后面，与张碗擦肩而过时狡黠一笑。这精明家伙，肯定猜出了上官想做甚，有这脑子，难怪周家是坞堡里第二富户。行了，接下来就看第一富户少主的表现喽。

“陇上壮士有陈安，躯干虽小腹中宽——嘿哟！”东张村党长、颍川郡兵队主张碗重又翻身上马，角柄马鞭在空中炸出脆响。比块头，他肯定胜过陈安，六尺的身高不是经常能见的，但是比歌喉，他就差得远了，这首《陇上壮士歌》虽说早已烂熟于心，但真唱出来还是习惯性走调。管他去，反正要的是声音，不是音调。“爱养将士同心肝，驷骃父马铁锻鞍，”翻过河堤，现身众人面前时，他几乎不是在唱，而是在吼了，把河滩上的八名部曲引得纷纷侧目——但篝火旁的两位除外。“七尺大刀奋如湍。”张碗注意到火堆旁的大片血迹，脸色一沉，“丈八蛇矛左右盘——鲁斯。”他喊住什长鲁斯塔姆，时机把握的恰当，正好避过了内容不怎么鼓舞人心的歌曲后半截：

“张濯怎么伤的？重不重？”

“冲苇丛时候，他叫白袍子戳中左大腿。约莫一个时辰前。从那时起，我们没再冲过。”鲁斯塔姆·巴尔玛耶答得很流利，汉语跟刚来时相比已经没多少口音了。他是波斯人，但不是洛阳的高贾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早在尔朱氏祸乱京城前就在中原四处流浪，直到前年才在东张村找到落脚地。说起来，这颍阴乡下可不比洛阳，西域人很少出现，头一次见他的人都看不惯那副波斯长相，连亚父都花了几天时间去适应：眼窝深得像水塘，鼻梁比契胡或者说羯人还高，一头炭似的黑发天然成卷，与粗糙的皮肤一样似乎总带着股味道，就连胡子和体毛都比汉人茂盛，难怪吓哭过好几个小孩。不过，跟他相处久了，就会明白相貌甚的都是

浮云，习惯了便无碍，能耐和德行才是最重要的——而鲁斯塔姆在这两方面无可挑剔。他以前在波斯军队干过旗长，跟张碗一样手下百多号兵，论武艺论指挥都能拿出来现，性格也找不出甚别扭毛病，除了偶尔跟弟兄们玩玩骰子喝喝浊酒，其他恶习一概没有，算是个忠厚的老实人。硬要找出个缺点来，大概就是说话稍微碎点，句子之间停顿太多。瞧，说来就来。“韩齐帮他清了创。”鲁斯塔姆指指正给伤员治疗的那个兵，顺便活动一下胳膊，锁子甲发出流水一样的哗啦声：

“差不多也缝好了。他不会丢命。敢问队主，你是打算一直骑马？”

“我是骑在给白袍子看。他们都在苇丛，一共三人，对否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便行。”张碗再次离开马鞍，双脚接触地面时感觉脚跟一阵发酸。难为你了，他拍拍坐骑，随即跨步走向伤员：

“出大汗齐。”张碗叫了韩齐的本名，这个兵才刚刚找邻长登记改姓，还没报到县里，“张濯用不用马上送回村？我看他晕睡过去了。”

“回队主，晚些送张濯也无碍。他是清创时痛昏的，伤势倒还不必劳烦师傅。”韩齐答得很恭敬。他把伤员挪到充当睡垫的褐斗篷上，自己继续保持跪坐的姿势，用块白麻布把手上血污擦净，再认认真真的把针线包好，这才拿起脚边的酒葫芦，对着队主晃荡几下：

“我先用热酒洗过再缝合，随后上药包扎。该做的都做了，接下来便要看张濯自己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张碗又看了一眼伤员。这孩子刚十六，正是让人操心的年龄，更何况还是同族亲戚——准确地说是他从父兄的从子，两月前刚被爷娘拽着耳朵，连哄带骂地送进队里吃官粮，谁曾想这么快就受了伤。枪矛比刀剑凶险，砍伤往往是一个大口子，看着吓人但不深，穿刺伤可就伤着筋肉深处了，看那包扎，灰白色的麻布绷带几乎包裹了整条大腿，褐色的金疮药已经渗出，黏糊糊的痕迹绵延一尺多。张碗几乎能想象出刚受伤时皮肉纠结，黑褐血液浪一样拍打在肉皮上的情景。才过完年就添一个血窟窿，不值当，最好是到此为止。加把劲，张碗做了决定，总共就三个敌兵，只要加把劲，流血呻吟的自己人不会再添一个。

“你先看着他。办完事，我们一齐抬他回去。”张碗对韩齐下了令。他转过身，跳过一块葫芦瓢大的石头，踩着冷硬的沙土走向苇丛，直到十步远的地方才停下。“鲁斯？”

“围住磨坊以后，”鲁斯塔姆没让多催，主动开始介绍战况，“我们灭掉火把，喊话让白袍子弃刀投降。他们的回答是放箭。”

“他们有弓箭？”张碗不假思索地侧过身子，不再正对苇丛。

“箭矢已经用尽。我们跟他们对射了……约莫两刻。也可能不到两刻。他们很快就用光了箭，想骑上牲畜逃跑，但牲畜已被我们射死。我们这边也只剩了十二支箭，没人伤亡，但狗中了流矢。”

“黄狗才半岁，甚可惜。至于牲畜——我便来猜猜。可是一头驴加一头骡子？”

“是。确是如此。”鲁斯塔姆招招风帽帽耳，有些惊讶，“队主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“羌聚村的盗案总算结了。桃棒昨天还跟我说这个。”张碗呲牙笑笑，眼角余光注意到几株苇子的不正常晃动。他装作没看见，接着说道：

“鲁斯，你莫非没射中人？这可不似你。”

“我们射中白袍子五箭。至少。”鲁斯塔姆急忙从肩上卸下骑弓，弹弹，争辩道：

“我发誓射中了敌人头目后心。在他撞破屋板逃跑的时候。但我的弓误了事。”鲁斯塔姆用靴尖挑起一枚破碎的蚌壳，眼神略微发散，显是在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当时月光很暗，看不大清。但我能感觉得到，指头从不骗我。可那货穿了重铠，听声音是两层的札甲，靠这张弓射不死他。队主，我出去巡逻时应该拿上步弓。”

“后悔做不成弓箭。说一遍就行了。”张碗低头，开始查看布满敌人脚印的河滩。他对这里实在是太熟了，以前当小孩的时候，每年都领着一群男娃到溪水边上疯玩，不分春夏秋冬，早就明白滩涂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。乍一看，这不过一堆泥巴和砂土平铺在地上，被河水浸成湿润的深褐色，但沙地看起来整洁，底下谁知道藏着几个空洞，一脚下

去不崴脚也得灌一鞋冰沫；滚圆的泥球嵌在土里看着你，光溜溜得似乎无甚害处，内里却极有可能包着颗硬邦邦的卵石，稍不留神就会绊个嘴啃泥；最危险的还是突出砂面的苇根，扎在那里像极了被冲上岸的断枝，实质却是坚韧的天然绊马索，煦家小四前年就为这断过腿。

每一样通常都能给外人带来终生难忘的教训。但这次的外人除外。他们来自南方，家乡的水脉比中原更为丰富，在河滩上找路不算难题。所有的脚印都避开了危险，而且乱中有序，看不到滑动的痕迹，更不可能有跌倒的迹象，白袍子可以说是从容不迫地撤进苇丛的。就像是对这块地的主人示威一样。“鲁斯。”坞堡少主藏住心中不悦，问道：

“刚才下河堤时，我发现河面上有几个窟窿。他们踩的还是我们踩的？”

“白袍子踩的。他们想通过冰面逃跑，试过后，方才发现冰不够厚。两个人，他们至少有两个人鞋脚浸了冰水。所以我没在河面上布置兵。”

“那可是冷得很。”张碗看着早已枯萎的苇花，评论。枯黄的茎干顶着更加枯黄的脑袋，残存的稍许须叶又干又瘦好似烤过头的鱼骨，在寒风中木然地抖动，似乎早已明白了自己的命运。一阵冷气从扎紧的裤脚涌入，令张碗不觉一颤。白袍子看来也不仅是好运气，这种天气踩烂冰面，又没法生火，腿脚别指望能没事。冰水会在靴子里面一点一点夺去热量、咬走皮肉，最后毫不客气地带走所有感觉，想避免这结果就必须尽快采取处置措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们也在急着行动。

“行哪。那就让他们暖和些。鲁斯，你帮忙点上两支火把。”张碗很夸张地挥了手，说话的音量也同样夸张。

“要烧掉苇丛？”鲁斯塔姆声音也不小，只是里面诧异的程度更多一些，“队主，这片苇还没割，若是烧了，苇席的原料就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若是火势蔓延，其他苇丛亦有可能遭波及，今年我们莫说卖苇，还要从别地买苇哩。无碍，损失几千钱而已。”张碗说话带上了念诗的腔调，那副仰头晃脑的神情，比郡守上任还要得意几分。当然，他也没忘了对鲁斯塔姆比手势。

“几千，可能上万。”波斯人渐渐明白了少主的意思，开始配合地

点头：

“明白你的意思，队主，和消灭敌人相比，浪费些许钱财完全值当。我这就去拿火把。”

鲁斯塔姆殷勤地作个揖，手按乌兹钢剑缓步退去。那边，韩齐已经从篝火堆里抽出根劈柴，他仍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服从样子，可不住摩挲木柴的手指却暴露了心中的跃跃欲试。谁小时候没有玩过火？内外命妇恐怕都不敢这么说。成年后，虽然因为各种束缚不能随心所欲，但对火的喜爱是祖宗传下来的，随便一个由头就能激发，更何况这由头还是官长的命令。“行，那就多点几根！”张碗晃晃肩膀，索性顺水推舟，对在场的所有部曲下令道：

“都过来放火！等烧死了敌兵，每人赏钱——”

苇丛传出窸窣窸窣的响动。蛰伏多时的猛兽，终于露出了半张面孔：

“这般浪费钱财。谁教的你？索虏。”

建康口音浓得像莼菜羹，但也不能奢求一个南兵会洛阳腔。现形的白袍子约莫三十岁，头顶离地也有大概五尺五，只是颈部以下统统不肯示人。抢来的狗皮风帽黑中夹着灰斑，紧紧勒在头顶，能够看出圆柱似的发髻——形状跟张碗自己的几乎没有区别。同样是抢来的褐色围巾塞满脖颈的每一寸空间，向上延伸遮住嘴和下巴，已经被口气润出不少湿斑。圆眼潜藏在眉毛的阴影下，因为周围污垢的缘故显得格外大，与其说是像人倒不如说是像猫，不过找遍建康跟洛阳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只这么蔑视人的恶猫。有意思，不光连线眉，而且还是比麻绳都粗的浓眉，张碗饶有兴致地想，亚夫教过，这种长相的人往往脾气不好。那激怒他就更容易了。

“这里边没辫子。”郡兵队主敲敲铁盔，懒得再摘下来。“钱是自己挣的，想怎么使便怎么使。你若想要，速速屈膝，赏你几十安家费。岛夷。”

对方显然很不喜欢最后那个称呼。“留着钱买饴糖去，”南兵往前挪了挪，布满脏道道的白斗篷显出一角，“不把口舌刷甜，如何舔得胡人屁沟？”

“哈。”张碓撇撇嘴。预料中的反应，骂词倒是可以学来用用。“敢问尊姓，郡望？”

“甚？”

“尊姓，郡望。”张家少主耐心地重复一遍，“就是问你的出身，士人还是寒人？还是说，连寒人素人这类都不算？”

“与你何干。”白袍子眼珠瞪得活像被灌了一斤巴豆，右手分开羊杆，在刀环上紧张地一握。刀是把寻常的单手刀，从反应来看，人应该也是寻常人家的普通人。

“慌甚？若心中坦荡，便不怕问。”说完这句，张碓考虑了片刻自我称呼。“仆”肯定不行，又不是见上官或者师尊；“在下”、“鄙人”，用得着在这货面前自谦？罢了罢了，还是像平常那样：

“行嘞。我主汝客，主人先报。”

“你？”南兵头目轻蔑地，或者说故作轻蔑地笑了，“你这颖——你这地方难道还有大族豪门不成？”

“我家始祖（指本人十代前祖先）乃晋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张士彦。阳翟张氏。”张碓根本不去理会对方嘲笑。他将下巴放平，把轻佻的口气赶到一边：

“受皇命于危难之时，救黎庶于水火之间，替晋室镇守凉州七十余年，保境安民、力拒胡羌，四代皆得雍凉万民之颂。”

“听说过。后来那凉国被苻坚灭了，国君跑到建康——”

张家少主没给敌人插嘴的机会。他稍稍抬高了声调：“淝水战后，苻秦灰飞烟灭。义熙十二年，宋武北伐姚秦，烈祖（指本人六代前祖先）每战必擎旗冲前，积功升为幢主。宋武南归后，烈祖移镇颖阴，筑坞自守——”张碓停顿了片刻。他可以加上一长串的溢美之词，把张家最近一百年的活动装扮的花园也似，但祖先们在天之灵听了，只怕会恼他夸夸其谈。最后，他还是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：

“恪职尽责，百年不变。”

“说完了？”南兵头目拉下围巾，两片又黑又薄的嘴唇摩擦几下，让人想起剪刀。

“算是罢。”

“只怕没完。投靠拓跋氏那节，缘何略去？”

“哈，投靠。萧氏篡宋时，我家可是为安成王（即宋顺帝刘準）戴了孝的。”张碓反唇相讥，“不似尔等，先事萧齐，又事萧梁，忠奸不辨，良莠不分——”

“刁。我家姓刁，出自渤海刁氏。”白袍子用这句看似毫无关联的话回答了张家少主。至少有五名部曲听到了这句话，包括鲁斯塔姆·巴尔玛耶，但没一个明白敌人说这话的用意。然而，张碓知道这里面隐藏的信息。“原来如此。”他眨了下眼，注意着没有弄出更大的动静，“现仍居京口？”

“然也。仍居京口。”刁姓军官现出狞笑，札甲晃动幅度明显增大：

“刘裕，以及元嘉后的历代宋帝屠我家人，断我仕途，令我一族分崩离析。江南高门，毁于刘氏者不敷数算，萧氏代宋，乃是天意！”

“你家后来服侍篡齐的梁帝，想也是天意了？”

“无知。无知。东昏侯奢侈腐靡，荒纵误国，今上兴义兵为正天道、讨奸佞以救万民，更兼原本就是齐朝宗室，堂堂正正何篡之有？怨不得说尔等夷狄，这般浅理都不懂，夷狄不如！”

他说的口沫横飞，筋络凸显，太阳穴处红热发亮，黑白眼珠突得老高，一副迫不及待想喝清热败火药的模样。张碓没有马上答话，他分开脚尖，慢慢等着，等着对方急促的喘息恢复平稳，高涨的热血重归常温。他等着，直到苇丛的哗啦声不再刺耳，这才开口说道：

“夷狄。我们这些淮北的汉人，也是夷狄喽？”

“中国人——”

刁姓军官傲慢地拖长声调。“汉人？竟用汉人而不是中国人自称？尔等不是夷狄，谁是夷狄？”

“所以，我们就活该被你们烧杀抢掠？”

“你们还能有甚用处。天兵泛江而来，为汝等收复失地，你们不把家产乖乖交出来充军需，还想我们给粮赈济不成？”

“攻下荥阳后，你们把南道大都督杨元晷麾下三十七人剖腹，取心